





第三〇五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資治通鑑(二)

宋司馬光撰……………一
元胡三省音註……………一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四十五

詳校官編修_臣范來宗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_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_臣孫球
謄錄監生_臣沈方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三十六

紀綱圖說拾遺上
章帝建初四年

世祖光武皇帝下

建武二十三年春正月南郡蠻叛

_{郡國志南郡在雒陽南一千五百里蠻即}

後漢書山蠻也杜佑曰時南郡潯山蠻反劉尚討破之
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

遣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夏五月丁卯大司徒蔡茂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薨秋八月丙戌大司空杜林薨九月辛未以陳留

王況為大司徒

_{賢曰王音肅姓也}

冬十月丙申以太僕張純

為大司空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反

_{蔡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

始置縣中郡漢興改為武陵范書曰長
沙武陵蠻名渠帥曰精夫蔡軾之後也

遣劉尚發兵萬餘人泝沅水入武谿擊之

_{賢曰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經辰州潭州岳州經洞庭}

湖入江武谿在今辰州龍谿縣西尚輕敵深入蠻乘險
百八十里即五谿之一也沅音元

選之高一軍悉沒初匈奴單于與弟右谷蠡王知牙

師以次當為左賢王

_{谷蠡音鹿黎}

左賢王次即當為單于單

于欲傳其子遂殺知牙師烏珠留單于有子曰比為右

翼隸日逐王

莫音郁 隸居言翻

領南邊八部比見知牙師死出

怨言曰以兄弟言之右谷蠡王次當立以子言之我前

單于長子我當立

呼韓邪單于與其諸子以兄弟次相傳單于與其弟知牙師而立其子

亂呼韓邪之約而比則為珠留之長子也比自謂若父

子相傳則烏珠留死比當立為單于何待至與而始傳

其子曰師古曰谷遂內懷猜懼度會稀闊匈奴諸王歲正月會單于

虎單于疑之乃遣兩骨都侯監領比所部兵衛古街翻及單

于蒲奴立比益恨望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卷四十四

河太守求內附

郡國志西河郡在雒陽北于二百里守武又翻兩骨都侯頗覺

其意會五月龍祠

匈奴諸王每歲五月會龍城南匈奴奴傳曰匈奴俗歲有三龍祠常以正

月戊日

勸單于誅比比弟漸將王在單于帳下南匈奴傳

大臣責者左賢王次左谷蠡王次右賢王次右谷蠡王

謂之四角次左右日逐王次左右溫禺鞹王次左右新

將王是為六角新當作聞之馳以報比比遂聚八部兵

四五萬人待兩骨都侯還欲殺之骨都侯且到知其謀

亡去單于遣萬騎擊之見比眾盛不敢進而還 是歲

高侯朱祐卒

范書朱祐傳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

受降

將即亮翻降戶江翻

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

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

樂音洛

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春正月乙亥赦天下

匈奴八部大人共議

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永為藩蔽扞

禦北虜事下公卿

下選議者

皆以為天下初定中國空

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

五官中郎將掌五官

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屬左右署獨以為宜如孝宣故事

受之事見二十七卷帝甘露黃龍間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卷四十四

夷完復邊郡

時邊郡皆創殘有南匈奴為扞敵則可以完復矣

帝從之 秋七

月武陵蠻寇臨沅

實曰臨沅縣名屬武陵郡故城在今朗州武陵縣

遣謁者李

嵩中山太守馬成討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

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馬

義翻

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

示可用帝笑曰嬰鑠哉是翁

實曰嬰鑠勇貌也

遂遣援率中郎

將馬武耿舒等將四萬餘人征五溪

酃道元注水經云五溪謂雒

溪橫溪西溪無溪辰溪沅是蠻夷所居故謂五溪皆無

鉞之子孫也土俗雄作無橫作朗無作武實曰五溪在

今辰州界援謂友人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日索康盡也惜於今朝索

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

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

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余謂和也

援固已慮耿舒之難與共事梁松實固之通言矣

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關

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

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千騎以立功帝笑

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方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正月遼東徼外貊人寇遼

祭彤招降之

彤又以財利撫約鮮卑大都護偏何

使招致異種駱駝款塞

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斬

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都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級受賞

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

形為人質厚重殺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

死力南單于遣其弟左賢王莫

莫者左賢王之名

將兵萬餘

人擊北單于弟莫鞬左賢王生獲之北單于震怖

怖者驚也

帝

却地千餘里北都莫鞬骨都侯與右骨都侯率眾三萬

餘人歸南單于三月南單于復遣使詣關貢獻求使者

監護

遣侍子修舊約

食之

馬援軍至臨鄉

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

有疾虎賁中郎將梁松來候之

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

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

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

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

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

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愛

人之憂樂人之樂

樂音洛

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五

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教之士所謂刻

鵠不成尚類鶩者也賢曰鶩鴨也鶩莫下翻毛兒曰舒

曰鴨野生而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

不成反類狗者也伯高者山都長龍述也龍姓述名賢

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為縣故曰山都縣名

馬杜保也百官志越騎校尉其屬有司馬校千石皆京兆人會保仇人上

書訟保為行浮薄亂羣惑眾伏波將軍萬里還書以誠

兄子而梁松竇固與之交結將扇其輕偽敗亂諸夏補敗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四十四六

書奏帝召責松固以訟書及援誠書示之松固叩頭

流血而得不罪詔免保官擢拜龍述為零陵太守賢曰零陵

今永州守松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軍次下雋賢曰下雋

縣名屬長沙國故城在今辰州沅陵縣東白曰岳州巴

陵縣漢地理志下雋縣屬長沙郡在今鄧州清沂縣界

即此地按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資水有

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峻水經註夷水南出夷

接壺頭山山下水際有馬援停軍從充則塗夷而運遠

賢曰壺頭山在今辰州沅陵東處賢曰壺頭山屬武

如進壺頭搯其喉咽搯持也咽音充賊自破以事上之

上時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棄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翻下下同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棄高守隘水疾船不得

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乃穿岸為室以避炎

氣武陵記曰壺頭山邊有石窟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

足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為于耿舒與

兄好時侯弇書曰好時縣屬扶風時音止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

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

得進大衆怫鬱行死師古曰怫鬱憂不樂也怫符弗翻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四十四七

行將度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

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賢曰言似商胡

留也賈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

乃使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賢曰古會援卒松因是

構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綬賢曰古屬汝南郡應劭曰

古應國其後初援在交趾常餌薏苡神農本草經曰薏苡

果徒知新字微寒主風實能輕身勝障氣障同軍還載之

一車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

屏大華屏也帝益怒援妻孥惶懼字音奴不敢以喪還

舊塋臺城西賢曰臺草也以不歸舊塋時惟墓故稱臺馬援傳作城而說文曰塋墓地廣雅

墓地也實客故人莫敢弔會不敢弔嚴與援妻子草索

相連詰闕請罪各翻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

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上時掌前雲陽令扶風朱

勃雲陽縣屬左馮翊有秦雲陽邑後為縣請闕上書曰

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聞關險難

觸冒萬死經營隴冀謂征隗謀如涌泉執如轉規規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四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飛矢貫脛零音憐

援擊破先零飛矢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征交趾事見

十八年間復南討立臨臨鄉師已有業業未竟

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

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

絕地不生歸哉樂音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

漠謂討南度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

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莫不歸

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怖音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

之訟為于臣竊傷之夫明主醴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

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事見十

三年間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復扶顧下公卿平援功罪

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下遐帝意稍解初勃年

十二能誦詩書常倏援兄況辭言嫺雅賢曰嫺音閑

余謂嫺習也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乃自酌

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卒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四惟翻然也實勿畏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

前書音義曰試守者試守一職乃為真食其及援為將

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

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謁者南陽宗

均監援軍宗均列傳作宋均趙明誠金石錄有漢司空

帝時為司空余嘗得宗資墓前碑魚腹上刻字因以復

漢帝紀及姓死姓纂指書參考以謂自均以下其姓皆

後得此碑蓋知前言之不謬援既卒軍士疫死者大半

蠻亦飢困均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

權承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

降戶均曰夫忠

臣出竟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

可以安社稷全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竟讀曰境

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

調使

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

市翻

後蠻夷震怖冬十月共斬其大帥而降

類翻

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而還

為于偽翻還從

羣蠻遂平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

勅戶禁翻

功迎賜以金帛今過家上冢

受命而出未復命則不當

以示寵榮也

上時掌翻

是歲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率眾內屬

考異曰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

桓朝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詔

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

師所類翻

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來種人

種章

給其衣食遂為

漢偵侯

助擊匈奴鮮卑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

鄭翻

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掠居

人

恐非所能制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

西都置獲烏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莽時烏桓叛校尉由是罷關關十三州志曰獲烏桓擁節秩比二千石武帝置以獲內附烏桓既而并於匈奴中郎將余據匈奴中郎將亦此時方置末誠有益於附知并於匈奴中郎將果何時也校尉教諭誠有益於附

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

賈曰寧城縣名

營府并領鮮卑賞賜賈子歲時互市焉

賈音致

二十六年正月詔增百官奉

百官志大將軍三公奉月

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

千石月九十斛比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

六百石月五十五斛四百石月五十斛比四百石月四

十五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

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

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諸受俸錢穀各半奉音扶

用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

翻

初作書陵

賢曰初作陵未有名故號

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

帝曰古者帝王

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迷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

謂亦周入長安

今所制地不過

惟霸陵不掘

二三項無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賢曰言不起山陵

何翻池音徒河翻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

姓而王者

詔遣中郎將段彬彬丑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

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地理志五原西部都尉治使

者令單于伏拜受詔單于願望有頃乃伏稱臣拜訖令

譯曉使者曰單于新立誠慙於左右願使者眾中無相

屈折也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賢曰雲中郡名在今勝

城在勝州東北四十里州北宋白曰漢雲中故

榆林縣界趙武侯所築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

之夏南單于所獲北虜輿轡左賢王將其眾及南部

五骨都侯韓氏骨都侯當于骨都侯呼衍骨都侯即氏

合三萬餘人畔歸去北庭三百餘里自立為單于月餘

日更相攻擊更工五骨都侯皆死左賢王自殺諸骨都

侯子各擁兵自守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詔賜單于冠

帶纁纁南匈奴傳黃金重纁纁賢曰纁音庚草名以

紫青色音瓜置車馬金帛中兵什器賢曰古之師行二

人通謂生之具為什物又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

牛羊三萬六千頭以贍給之糒音備令中郎將將弛刑

五十人隨單于所處叅辭訟察動靜弛刑者弛刑使也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四

謂解其罪而輸作者處昌昌謂其罪而輸作者處昌昌考異曰帝紀今年春

使段彬賜璽璽使匈奴中郎將據匈奴傳賜璽璽在

秋其置中郎將亦未知決在何時或者單于歲盡輒遣

奉奏送侍子入朝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賜單

于及關氏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開音

於是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鴈門上谷代八郡民

歸於本土前此避匈奴肉徙遣謁者分將弛刑補治城

郭將即亮翻下發遣邊民在中國者布還諸縣皆賜以

裝錢轉給糧食時城郭丘墟掃地更為上乃悔前徙之

欽定四庫全書卷四十四

徙民見上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復將其眾三千人

歸南部北單于使騎追擊悉獲其眾南單于遣兵拒之

逆戰不利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復扶因使段

彬王郁留西河擁護之使匈奴中郎將自是亦屯西河

美稷即漢美稷縣也令西河長史歲將騎二千弛刑五

百人助中郎將衛護單于冬屯夏罷自後以為常南單

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偵丑

賈曰通音
力賀翻
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

每到南部下鈔楚交翻
還過亭侯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難日

逐耳莫於六翻
非敢犯漢民也

二十七年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王況薨 五月丁丑詔

司徒司空並去大名去先呂翻
改大司馬為太尉驃騎大將

軍行大司馬劉隆即日罷以太僕趙喜為太尉大司農

馮勤為司徒 北匈奴遣使詣武威求和親自北地以居塞內北使不敢至塞下故諸武威求和賢曰武東南部分

威郡故城在今涼州姑臧縣西北故涼城是也帝召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

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

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復扶又翻

下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朗陵侯臧官揚虛

侯馬武上書曰朗陵侯國屬汝南郡水經註揚虛縣屬平原澤水逕其東南河發源於此

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稽音虜今人畜

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縣

在陛下縣讀曰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

墮武事乎左傳曰大福不再則通曰時雖得而易失易以政翻墮讀曰墮今命將臨塞

厚縣購賞將即亮翻喻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如句驪力知翻

虜之滅不過數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謀臣狐疑令萬

世刻石之功不立於聖世詔報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

剛弱能制彊賢曰黃石公即張良於下邳舍近謀遠者

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舍讀曰捨故曰務廣地者

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

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

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論語

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恒戶登翻

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

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者 上問趙憲以久長

之計憲請遣諸王就國冬上始遣魯王興齊王石就國

與獻之次子石章 是歲帝舅毒張恭侯樊宏覽毒張

之子驥之嫡孫也 東平國春秋曰良漢曰壽良帝避叔父趙王良諱改曰

壽張宏帝舅也諡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 考異

曰袁紀宏留作宏為人謙柔畏慎每當朝會輒迎期先

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朝直還翻下手自書寫毀制草本

公朝訪逮也及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濫帝甚重

之及病困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宜復見

復扶又翻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古夫婦合葬諱

曰殺則異室死則同心是也同墳異藏自宏始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今

不順壽張侯意無以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欲以為式

二十八年春正月己巳徙魯王興為北海王以魯益東

欽定四庫全書

齊世祖

六

海帝以東海王彊去就有禮謂以下讓故優以大封食二

十九縣賜虎賁苑頭設鍾虞之樂漢官儀曰虎賁千五百人戴鵝尾屬

以懸鐘磬也說文曰虞飾為張獸虞音巨擬於乘

與東魏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初馬援兄

子壻王磐平阿侯仁之子也王莽敗磐擁富貴為游

俠侯戶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諸貴戚友善援謂妙

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曹字子石而

反游京師長者賢曰長者謂豪俠者也余謂長者正指

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歲餘磐坐事死磐子

肅復出入王侯邸第復扶又翻時禁固尚疏諸王皆在京師

競脩名譽招游士馬援謂司馬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為

天下重開种特中翻重直龍翻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

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賢曰

舊防諸侯王子不許交通賓客卿曹戒慎之至是有上書告肅等受誅

之家為諸王賓客慮因事生亂會更始之子壽光侯鯉

得幸於沛王賢曰壽光縣屬北海郡今青州縣怨劉盆子結客殺故式

欽定四庫全書

齊世祖

七

侯恭帝怒沛王坐繫詔獄三日乃得出因詔郡縣收捕

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更工街翻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與其禍

與謙臨命嘆曰馬將軍誠神人也秋八月戊寅東海

王彊沛王輔楚王英濟南王康淮陽王延始就國濟子禮翻

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

太子舅執金吾原鹿侯陰識原鹿縣屬汝南郡春秋之鹿上也可言可任也

博士張伋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

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為于

制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

況太子乎即拜侯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

以輜車乘馬榮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

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

更乞和親并請音樂又求率西域諸國胡客俱獻見帝

下三府議酬答之宜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也見賢通翻下遊稼翻司徒掾班

彪曰臣聞孝宣皇帝救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文

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數街也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九

言入其街中也今北單于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

親數所角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合市與漢和合為市也重遣名

王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彊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

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

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

與所獻相當報答之辭令必有適賢曰適猶所也言報答之辭必有當乎事情也今立豪單并上曰單于不忘漢

恩追念先祖舊約謂呼韓邪舊約也上時掌翻欲修和親以輔身安

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為于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

韓邪郅支自相讎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

子稱藩保塞其後郅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

孝彌著及漢滅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事並見前今

南單于攜眾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

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長知兩翻背蒲味翻

將即虎翻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惟思也又

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比毗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

欽定四庫全書

實治通鑑

九

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

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疎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

惡之效呼韓郅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

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

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

馬喪今齎雜繒五百匹弓韃纈丸賢曰韃音居言翻方音曰藏弓為韃

藏箭為韃丸即箭囊也韃與韃同徒谷翻矢四發遺單于遺于又賜獻馬左

骨都侯右谷蠡王谷音虎雜繒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

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度皆敗管三

劉昫曰女媧氏造匏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爾雅謂之

篳大者曰篳小者曰和篳也立春之氣煦生萬物也

管三十六宮管在左和管十三宮管居右今之篳笙

並以木代匏而漆之無復八音矣瑟註見前空度世本

云空國度所造劉昫曰漢武帝使樂人侯桐所作以祠

太廟或曰侯桐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為

瑟或謂師賢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願復裁賜

今案其形似瑟而小七絃用撥彈之如琵琶

實曰言更請裁賜也余謂裁量也量多少以賜也復扶又翻

武節以戰攻為務箏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齊

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帝悉納從之

欽定四庫全書

二十九年春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三十年春二月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

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論語記孔何事汚七十二代之

編錄賈曰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

情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

有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等玉而滋多也著於竹

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

禮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行焉故斷若郡

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斂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

復言復扶又翻甲子上年魯濟南濟子閏月癸丑還宮有

星孛于紫宮字蒲夏四月戊子徙左朔王馬為中山

王五月大水秋七月丁酉上行幸魯冬十一月丁

酉還宮膠東剛戾賈復薨謚法能補前過曰剛此直

以賈復剛毅而臨之耳

考異曰本傳在三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

解急身被十二創長息浪翻數所角翻帝以復敢深入

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常自從之常以復故復少方面

之勲少計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賈君之

功我自知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三十一年夏五月大水癸酉晦日有食之蝗京

兆據第五倫倫之先齊諸田從長陵諸田從園領長安

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書常嘆息曰此聖主也

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賈曰將謂州

將即安能動萬乘乎梁統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亮翻能動萬乘乎梁統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

後舉孝廉補淮陽王醫士長百官志王國官有禮樂長

主樂人衛士長主衛士醫

工長主醫藥永巷長主宮中婢使祠

祀長主祠祀皆比四百石長知兩翻

中元年

洪氏釋曰城都有漢蜀郡太守何君追尊建武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貞書爲中元元年據此

建武三十一年次年改爲中元貞書爲中元元年據此所制乃是雖到爲中元猶疑以建武如文景中元從元之類也又祭祀處載封郡後散天下詔明言云改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元年東漢後國傳建武中元二年奉春貞證據甚明宋公紀元通指云紀志俱出范史必傳寫脫誤學者失於精審以意刪去梁武帝大同大通俱有中元是亦憲章於此司馬公作通鑑不取其說余按考異溫公非不取宋說也從袁范書中元者從簡易耳春正月淮陽王入朝第五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因此酬對帝大悅明日復特召入與語至夕復扶

謂倫曰聞卿爲吏夢婦公夢音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通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未翻從才用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少詩實

倫爲扶夷長賢曰扶夷縣屬宋陵郡故城在今卽州未武岡縣東北水經志扶夷縣在卽陵西

到官追拜會稽太守會古外翻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

之上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風俗通

也泰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上感此文乃

詔虎賁中郎將梁松等按察河雒讖文言九世當封禪

者凡三十六事咸炎於是張純等復奏請封禪復扶又

集註曰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上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上乃許

焉詔有司求元封故事當用方石再累玉檢金泥元封

武帝封禪故事也用方石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

檢又有石檢十枚列於石旁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五尺廣三尺厚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

檢用金銀五周以上以石功難就欲因孝武故封石置水銀和金以爲泥

玉牒其中梁松等爭以爲不可乃命石工取完青石無

必五色舊制用石蓋各依方色也丁卯車駕東巡二月己卯幸魯進

幸泰山辛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從從

欽定四庫全書資治通鑑卷四十四

從才用樂如南郊事畢至食時天子御輦登山日中後

到山上郭璞註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更衣易服乃卽事

晡時升壇北面尚書令奉玉牒檢天子以寸二分璽親

封之璽斯訖太常命騎騎二千餘人騎側發壇上方石

尚書令藏玉牒已復石覆訖覆敷尚書令以五寸印封

石檢事畢天子再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謂復故道

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於梁

陰梁父之陰也以高后配山川羣神從從從祀也如元

始中北郊故事 三月戊辰司空張純薨 夏四月癸

酉車駕還宮已卯赦天下改元 考異曰續漢志云以建武三十二年為建武

中元年紀年通譜云據紀志俱出范氏而所載不同此必傳寫脫誤今官書累經校定學者失於精審但見紀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刪去斯為謬矣梁武帝大同大通之號俱有中字是亦意章於此今從袁紀范書

上行幸長安五月乙丑還宮 六月辛卯以太僕馮

鮒為司空 鮒符方翻 乙未司徒馮勤薨 京師醴泉湧出

爾雅甘雨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 又有赤草生於水崖 賢曰赤草朱草也

草日生一葉至十五日以後日落一葉週而復始 郡國頗上甘露 上時堂 羣臣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王肅

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 賢曰太史史官之長也撰

雖免 帝不納帝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

史官罕得記焉 秋郡國三蝗 冬十月辛未以司諫

校尉東萊李詡為司徒 郡國志東萊郡在雒陽東三十一百二十八里詡許斤翻

甲申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

地祇 上時掌翻 遷呂太后廟主于園 以呂太后幾危劉氏也賢曰園謂壙域也於中

置 四時上祭 上時掌翻 十一月甲子晦日有食之 是歲

起明堂靈臺辟雍 賢曰漢官儀明堂去平城門二里所天子出從平城門先歷明堂乃至郊

祀又曰辟雍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雍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於中行卿射禮辟雍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

漢官闕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楊街之雒陽記 宣布

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 見四十卷建武元年 由是信

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

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 見賢通翻 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

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

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 論語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

也 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 卷四十四 王肅

益圖書矯稱讖記 後謂方伎醫方之家也數謂數術明命之類是也 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後漢書 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

註古費翻又戶卦翻 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

術甚為明矣 黃白謂以藥化成金銀也方士有方術之士也 而乃欲聽納讖記

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 賢曰言偶中也

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 屏必耶翻述五又平正翻

經之正義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 處昌呂翻 帝謂譚曰

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